

司法队伍职业化是为了清廉公正

游伟

新民时论

司法改革从上海起步试点至今已有一年有余,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目标。专业化与职业化,是为了体现作为法律人的专家品格,也是培育独立司法精神的基础。

中央将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并对他们实行不同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但权力的扩大、待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保持清廉司法,也不必然会输出公平正义。在这一轮改革中,人们依然十分关注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关心改革的各种“投入”是不是真

能产出更多的正义。

的确,司法不廉、审判不公一直以来影响司法的形象,每当某些涉及审判不公的案件曝光后,人们多少都能看到司法屈从于私利、权贵、人情甚至枉法裁判的现象。因此,如何在观念和实践层面上真正确立起依法裁判、廉洁司法的理念,如何培养司法人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刚正不阿的品行,就成为确保审判活动公正、廉洁的重中之重。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但在实践中,由于体制、机制和客观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办理案件的权力长期没有落实,还面临诸多的困扰、干预甚至阻碍。如何充分保证司法的权威性和确保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在这一轮司法改革中,确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央曾多次强调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对确保司法活动公正性的意义,要求依照职权履职,禁止越权批办、过问案件,严格规范司法行为。近一段时间来,最高法院更加关注法院自身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密集出台涉及推动审判公开、规范审级关系和推进队伍

廉洁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合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又出台了涉及这方面改革的若干文件。接下来需要抓共识、抓推进、抓落实,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循环往复。

我国诉讼法对案件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官客观、中立裁决的问题(比如回避等)作出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之前也出台了“从业回避”规范。但作为一项从业限制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却没有任何规定。因此,对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官,要不要设立这样的从业回避,在多大范围内确定回避等,确实需要在加强公职人员从业廉洁

和保证公务履职公正性的角度去通盘考虑,并统一立法。尤其是在司法领域,法官与检察官、律师在案件诉讼中的特殊关系,都有可能影响公正裁决。因此,设定控、审、辩三方对等的执业回避制度,十分必要。

防止办案过程中的人情干扰,与排除某些地方领导非程序性地影响案件裁判一样,由于涉及法院内外部关系和司法环境等因素,其操作的难度较大,更需要在中央出台规范性文件 and 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相应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建立更为刚性的操作制度,并加强这些制度的

实际执行力。比如,在对待某些党政领导“关心”案件的问题上,中央和最高法院要求予以记录、通报,但在实践层面上却很少实行。最高法院制定的《实施意见》,更强调排除法院内部人员干扰,提出“禁止越权批办、过问、催办案件”,但究竟如何操作,还需进一步细化,要进一步强化与之相配套的综合措施,关注制度的执行、督察和有效性,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建立更为刚性的责任追究制度,使清正廉洁、公平正义成为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坚守。(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揣摩上意

任大刚

结舌者言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依法治国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庭主任刘仁文教授认为,对案件承办人员,要严格规定其不得执行各种干预,不能靠揣摩领导意图行事,否则要承担具体的法纪责任。

揣摩领导意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揣摩上意,在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对臣下来说,是想方设法揣摩上意;对君王来说,是千方百计防止臣下揣摩到自己的意图。韩非子把这种揣摩和反揣摩上升到统治术的高度,并借申不害之口,阐释了君王被臣下揣摩到意图的危害。

申不害说,君主明察秋毫的能力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容易犯糊涂的弱点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吹捧他;君主的愚蠢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蒙蔽他;君主没有把他的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试探他;君主把他的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引诱他。

臣下要利用大权在握的君王,理所当然就要透彻研究君王的所思所想。

田婴担任齐国的相国。齐威王的夫人病死,宫中恰好有十个姬妾被齐威王宠爱,田婴想先了解齐威王打算立谁为夫人,然后再请求立这个人为夫人。他认为,如果齐威王听了他的意见,不仅可以公开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新夫人也会很看重、感激自己;齐王如果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就会被齐王看轻,也会引起新夫人的不满。

田婴想了又想,命人精心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并特别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美轮美奂,一起献给齐威王。齐威王很高兴,把十个耳饰赏给十个姬妾。第二天这十个姬妾侍坐时,田婴观察那最精美的耳饰由谁佩带,就明白了齐威王

最喜欢谁,于是就劝齐王立谁为夫人。

温情脉脉的君臣交往中,齐威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臣下窥探到了心中的重大秘密。一切看起来平静如水,背后却惊涛骇浪,这大概就是宫廷政治最大的特点。甚至不经意的几句话,权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甘茂做秦惠王的相国。秦惠王喜欢公孙衍,跟他私下说:“我准备立你为相国。”恰好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一个小孔洞里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赶去报告甘茂。

甘茂很惊恐,立刻觐见秦惠王,说道:“大王得到贤能的相国,我冒昧前来祝贺。”秦惠王说道:“我已经把国家托付给你了,怎么另选贤相呢?”甘茂回答说:“您已经准备立公孙衍为相国了。”秦惠王说道:“你怎么会听说这样的事?”甘茂回答说:“公孙衍告诉我的。”秦惠王对公孙衍泄露人事机密很生气,一怒之下把他赶走。

在甘茂驱赶公孙衍的过程中,他安插在秦惠王身边的小官吏立了大功。而甘茂将计就计,通过几句漫不经心的君臣问答,就把公孙衍塑造造成一个保守不住人事机密的浅薄之人。

君王的权力深不可测,臣下不能窥探,不能触碰,不过它会不经意间流失,韩非子因此引用申不害的话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裁断的人,可以叫做天。”换言之,要做君王,只能独裁。

在韩非子眼里,权力操弄于一人,且运用不能规范,就必然产生揣摩上意的现象。久而久之,揣摩上意自身演变为一种权力文化。今天虽然已经根据现代政治理念建立了权力运行规范,但无论是文化影响还是实际需要,揣摩领导意图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运行不规范。

明确目的,再谈教育

朱绩崧

北窗絮语

这个学期,第一天上班,我印象很深:按时出门,下楼,发现楼前窰井盖松动得厉害。想到邻居老耆老,我赶到门卫处,请师傅代为联系物业报修。此君一脸不屑:“松就松呗。”“万一弄出人性命哪能办?”“死几个人算什么?我们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碍于再不赶车,上课就要迟到,我只得默默离开。

那次课上,我没有讲陈旧的课文,而是花了两节课和全班用英语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教育的目的何在?”我是想,全班达成共识,“三观”一致,未来这一学年的教学活动能开展得顺利些。多少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学生几乎都无言以对,“我也不知道”、“从来没想过,让我想想哦”。似乎我站在讲台前说,她们坐在下面听,或者想心事、刷手机,维持这样的形式,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我讲述了刚发生的窰井盖事件,请她们谈谈看法。当然,没有人会支持物业师傅的言论。但他究竟错在哪里?五十来岁的他必也是受过一些教育的,至少初中读过吧。可惜,教育并不能在他此辈鄙论调里,闪烁出任何人性的光辉。换言之,在他这件个案中,教育很可能根本没有达成应有之目的。

关于这个目的,千古以来,不同的社会思想体系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现在最流行者,莫过于号召“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我看到的有教改方案,莫不鼓吹“人文”。减少语数外,是为了“人文”;增加

音美体,也是为了“人文”。凡是不应试的,凡是嘻嘻哈哈、轻轻松松的,貌似都能集合到“人文”这面大纛下,然后呢?向哪个方向进军?理论家们与我面前的学生一样,茫然了。

中国的社会问题,在十一黄金周的青岛、高速公路应急通道,又刷了一遍下限。若论根源,都可追溯到教育的不“人文”。这英文里,叫作 the Golden Rule,译成汉语就是“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不是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异曲同工呢?实则前者更积极入世,重在“有为”而非“勿施”。当然,核心概念均是“同情”;设身处地,感同身受。38元一只虾,你愿意什么?你受伤或发病,愿意救护车堵在路上过不来么?窰井盖松了,你愿意踏空崴脚,甚至落下去么?如果我们提供的智力教育与审美教育,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说服学生,帮他们树立健康的“三观”,那弹再多的琴,绘再多的画,解再多的奥数,都只是游艺的拓展,末技的精进,于人文教育几无涉。

如果说,以人本为本是教育的核心,那“人”就绝对不能只当“自己”来诠释,更要当“他人”来实践,也正是因为有“他人”这个维度,教育才能团结、发展社会,社会才必须施行、提高教育。否则,学者忧虑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私的一代”等现象,势必把社会推向新的丛林。在那里,不用担心弱肉强食,因为冷血统治了一切。

空城无计

姜泓冰

拾字街头

国庆长假,宅在家里,又体会了一回空城的畅快。中心城区的高架路或是主干道,居然车辆寥落,一不留神就会幸福地超速,视野里天空地阔,顿时有了身居大城的舒坦;一些原本因为路边占道乱设摊乱停车,行人、自行车、电动车、汽车挤作一团而经常伴生路怒症、冒冷汗的小马路,突然空荡、幽静下来,让人目有余光、心有余暇,可以听到梧桐叶落地的声响,嗅进桂花香,看透沧桑老街的初始模样——一句话,因为放空,我们才有机会,感受城市的陌生疏离,看到与平时习惯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空城,当然不是真的。七天长假,上海来了800多万游客,出入市境的汽车有400多万辆之多,举办的大型活动据说有200多场,光是上万人规模的就有75场;外滩人多时有10万之巨,城隍庙还是摩肩接踵,南京路照例乌泱乌泱,世纪公园里放烟火的时候,周遭马路上挤满行人与汽车,世博场地上才举办两届的简单生活节已俨然成了年轻人扎堆的国庆文化新品牌……凡此种种,足以让这座曾发生过惨剧的城市的管理者殚精竭虑,但对于大城市的普通市民如我,只要不是主动钻进各种堵点去“望野眼”、“轧闹忙”,也能享受日常秩序里的“空城”,别人自然闹他的,两下相安,各有空间,这也是大城的美好。

这个长假,不知道多数香港人是否会因“空城”而终于能够放松享受,还是焦虑神伤:奢侈品店前门可罗雀,备足货物的商店纷纷打出“清货”旗号招徕

顾客,从旅游产业到小商贩,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恐怕都要锐减一大块。与此同时,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挤向日本,人人拿着超长的购物单,从奢侈品到日常用品,一样样买到商店一空。国内媒体两相照,网络上更是一片对香港人的嘲讽挖苦和幸灾乐祸反应:怎么样,看不上大陆游客、抗议我们买买买的行动见了效,更受伤的,还是你们的香港吧?

而挤在日本的中国客,除了吵吵嚷嚷买买买外,还是会有“负面”新闻时时传来,比如一对“上海夫妻”殴打日本店员,一段不属实的“中国老人日本碰瓷”。联系之前的大闹泰国机场,以及刚因虐待他人被美国法官判了终身监禁的两名女留学生等等新闻,可以断定,我们是到了一个“奇事年年有,今朝特别多”的时期。从世界各地传回来的中国游客不文明言行录,暴发户式的浮华游览与消费态度造就的整体印象,消极地看,算是全世界一齐来帮我们做着国民文明素养的培训。丢脸只是暂时,因为有能力且很起劲地离开本地,“走出去”的国民愈多,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与世界接轨”应该愈容易,国民见多识广之后,很难拿不入流的货色去糊弄他,戒除任性嚣张、更有规则、法律意识的时代也当会更快些到来。

上海人算是国人中最喜欢向外走的一群。这个长假,朋友圈里晒出的国庆度假照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但对于文明素质低于自身的外人的进入,影响到了城市秩序、生活便利,则一直有些耿耿。看香港的“黄金周”景象,或许是种提醒。大城乃至大国,不能有蹉跎浅小玻璃心,有大爱,才撑得起大发展,铸得了大格局。